

## 第四十五回 要尋消息貼鄉貫十方堂 誤聽姓名枉奔波甘露寺

詩曰：

竹林深處掛袈裟，行腳十年未有家。  
破戒偶沾彭澤酒，逃禪不飲趙州茶。  
鉢分香積仍施食，杯渡滄溟省泛槎。  
諸佛行藏原不定，杖挑明月又天涯。

單表了空在淮西巨寇李全寨裡逃下山來，多虧錦屏小姐一力主張，送他衲襪木魚，從山後小路走上正道來。了空一路化齋上南，不則一日，到了淮安府。正遇南北交兵，金兵滿路，了空披著個破衲襪，也沒人問他。直到了淮城，一路茫茫，那裡去問母親和泰定的信息？因孤身年幼，不便獨行，只得一路上遇寺投寺，在叢林裡安身，只聽敲板吃齋畢，隨大眾上堂功課，各人安單。原來，過了淮安，寺宇庵廟甚多，到不愁沒有飯吃。只是南北大亂，幾番兵火，人民逃亡大半，沒個定家。「我的母親、細珠一別十年，不知流落在何處？又不知泰定和我在破廟裡宿時，半夜遇見強盜，不知是殺了，不知是回了武城縣，不知是自己南來找尋我母親哩？」尋思得沒處尋思，自己想道：「我為尋問母親，發願南來，如不得見母，又說甚麼參禪修道！走遍天涯，也要見母方還，料韋馱菩薩豈不慈悲照見！」因此一念南行，再無退轉的心。

走了半月，到了揚州江口上，見南兵盤詰，不許北人過江，只得又轉回揚州。聞得有一座天寧寺，叢林廣大，甚有禪門規矩。進得寺來，見了知客，送到十方堂單上安歇，隨眾吃飯。那單上滿了，只有一個小和尚，約有二十歲年紀，卻同了空一處安單，細問了空來路，說：「是山東東昌府武城縣，因為探問母親——在淮安府多年寄居，特來尋訪。不料行到半路，遇盜擄到淮西，山寨裡住了一年，才逃得回來。又不知老母流落何處，一地裡亂找將去，只憑佛菩薩照憐罷了。」說畢，淚如雨下。一單上僧人，也有老的少的，見了空不上十七八歲，這等孝心，十分憐惜。他道：「你這個師兄，就是個孝子了，盡得人倫就是佛法。我們俱是遊方行腳的和尚，或是人家請去講經禮懺，或是寺裡請去水陸道場，那裡不去的。你寫出家鄉住坐、母子的姓名，我們在方上替你打聽打聽，也是好事。」這了空謝了眾人，就借了一張紙，上寫道：

家住武城縣，原任提刑南宮千戶之子，乳名慧哥，在城南毘盧庵出家，法名了空。因生母楚氏，大兵趕散。同家人泰定南來尋訪，路遇強賊，半夜失散。今了空南行乞化訪母，如有慈悲檀越、方便法師覓得音信，即在天寧寺叢林報知，勝造七級浮屠，母子三生圖報。

了空將姓名鄉貫寫畢，朝大眾單上合掌問訊，眾僧也各贊誦。將此字貼在十方堂廊下，使大眾得知，以便訪問。

原來同單的沙彌，就是淮安湖心寺長老的徒孫。原是揚州人，因金兵破了揚州，也回來探母，不料母親搬往鎮江去了。因韓都統守住江口，這些揚州百姓，多有逃躲在江口村裡避兵的，明日也要往江口去。二人同單宿了，俱是訪母親的，了空問他法名，叫做如惠。次日起來上堂，功課一畢，吃了早齋。如惠別了了空，要過江探母。了空想道：「我在此處也不是久住之法，既然探訪母親信息，這叢林裡如何打探出俗家的信來？不如同此沙彌一路南行，或者下村化齋，還好探問。」就與如惠說知，一路作伴過江。如惠甚喜。了空取了禪杖木魚，披上衲襪，和如惠一路而去。《華嚴經論贊》曰：

德生有德兩相融，同幻同生意莫窮。  
同住同修同解脫，同悲同智顯靈功。  
同緣同想心冥契，同見同知道轉通。  
若要一生成佛果，毘盧樓閣在南中。

二僧過了瓜州，搭了一隻人載船，過了江。如惠自往他親眷家去看母，了空別了如惠，上甘露寺叢林打齋去了不題。

卻說楚雲娘自從祝發，在湖心寺東村觀音堂裡，和盧氏兩個寡婦作伴。泰定自在湖心寺叢林安身，每日到庵上打柴做飯；真是一個出家道人，從不和妻子細珠同宿，十分可敬。聽得金兵又犯江南，殺擄的婦女不知多少，那裡想去找問慧哥的信。到了半年以後，金後退回淮北，這些百姓才得安生，略有回來復業種田的、開店的，又像是個世界。

到了四月初八日，是湖心寺浴佛道場。雲娘和盧氏商議：「我有一個願心，要到寺裡去燒一道疏，祈保子母團圓，只是沒有佈施，不好空去得。」盧氏還沒答應，老姑子道：「如要發願求安的疏，不消甚麼佈施，到寺裡請了香燭，央知客師父寫了鄉貫姓名，或是求安祈福，他有印就的疏條，佛前燒了。若是俗家，還乞化他些米麵、香油、貝親錢，你我比丘尼和男僧一樣，只拜佛，念一卷報恩經，就燒了疏。果然日後你母子得見，做個三日道場，就是大佈施了。」說得雲娘大喜。

到了四月初八日，雲娘、盧氏同細珠，俱各齋沐了，上湖心寺來。雲娘是尼僧打扮，已是學得堂經爛熟，項掛數珠，僧帽戒衣。這幾年流離困苦，日夜想兒，不覺老得滿面紋皺，到像六十餘歲的老比丘。也是天生該佛門修行，自然就像個方上的尼姑。到了湖心寺大殿上，見了知客，問訊了，引到方丈拜了長老，說是要許願尋兒，燒了一道疏，保安求福的。長老允了，交與管文書的僧人，去寫填鄉貫一畢，才使上奉教沙門的印。長老畫了花押，向佛前燒化不題。

原來了空在揚州天寧寺叢林單上遇見的沙彌如惠，就是這長老的徒孫，才從鎮江回來。他管殿上填寫疏頭。一見了雲娘是個尼僧，領著一群女眾，進寺門參見長老，就知是半路出家的。又見他寫鄉貫姓名去填疏，上寫：「南宮楚氏，係山東武城縣籍，在觀音堂出家。為失迷孤子，哀佛慈悲，完全骨肉事。」填畢了疏，想起：「揚州遇見了空小和尚，他說是南宮千戶之子，莫非這就是他母親？如何出家做了尼姑？」化疏一畢，細問雲娘是自幼出家，半路出家的。雲娘答道：「因找尋兒子，在淮安不能還鄉，因此出家。」如惠又問：「令郎甚麼年紀？」雲娘說：「今年一十七歲。從七歲上武城縣遭金兵拆散，已是十年，只道是不在了，原來也出家做了和尚。上年同家人泰定，聞知我在淮安，南來尋訪，不料又遇了土賊擄去，不知生死如何。因此這條心腸不斷，還指望平子相逢，特來大剎許願，佛前化這道疏。日後果得相逢，還來報答三寶，另做法場。」

如惠同知客留雲娘一起在齋堂吃茶，才細細說起：「在揚州天寧寺，曾遇見一小沙彌，名喚了空，同單上寫了鄉貫姓名，說說尋母。」

來南方探問母親。寫了一個鄉貫名姓，貼在十方堂上，求這方上的師父們通個信息。到了次日，同他過江去了。莫非就是令郎麼？」說到此處，泰定上前問了空穿的甚麼衣服，如惠說：「是一件大破衲裊，到不像是他的，多是方上化來的。」泰定道：「原穿的是一件皂布單直裊。衣服雖然不對。卻是真信！」問了，是三月初四日在鎮江作別。雲娘大喜，向佛前韋馱拜了又拜：「可見佛法慈悲，一時間就得了真信，豈不是觀音的靈感！」即時起身，辭別了長老，回東村觀音堂去。大家歡喜，和拾了一個元寶一般。又借《華嚴綸貫》詩：

樓閣門前立片時，龍華施主幾時歸？  
不惟彈指觀深妙，又聽慈音語細微。  
理智行為身日月，菩提心是道樞機。  
許多境界無來去，萬里天邊一雁飛。

雲娘得了慧哥的信，晝夜思想，恨不得一步趕上，母子相見。先是歡喜——沒有兒忽然有了兒；後來日日悲感——有了兒又恨不得見兒。那日和泰定商議，要同上鎮江去找尋慧哥。自家又是尼姑。滿口的功課都會了，又有泰定領路，不比以前婦女空身遠行。因此，辭了盧氏，要起身南去。盧氏自知雲娘思兒心盛，不好留他。那觀音堂老師姑說：「我當初出家，曾許上南海落伽山參拜觀音菩薩，到今兵荒馬亂，二十多年不曾了得心願。你今千里尋兒，雖是出家，終是個婦道家，見人口羞面嫩。我今陪你南行，了此心願，等你兒子相見了，我自去南海燒香。」雲娘大喜，道：「老師父肯和弟子同行，越發好了！」

看了一個出行的吉日，老師姑把庵上米糧家器，交代與盧氏和一個火頭看守，和雲娘、細珠、泰定，一行回眾，打扮做行腳燒香的尼僧，炒些乾糧，泰定挑了行李、扁拐、蒲團、大瓢、木魚、臥單等物。盧氏送上三兩路費，勸雲娘：「見了慧哥，早早回來，我在這裡望大姐，就是個親人了，千萬休撇下我去遠了。」姊妹灑淚而別。又到湖心寺尋見如惠，細問了空去路。如惠道：「我同他過了江，因家母在姨娘家，住在城裡，他自往甘露寺投宿去了。」雲娘又求如惠寫了一個路程帖兒，一行四眾上大路而去。

不消說饑餐渴飲，一路上投寺觀安歇。過了揚州，直奔江口，泰定挑著行李先去覓船。只見一船人坐滿了，雲娘眾人上得船艙坐下，泰定在船艙上。卻有一個老和尚先在那裡。泰定問：「老師父是那寺裡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是這甘露寺的。」泰定問：「貴寺還開叢林接眾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一個有名的古剎，在江南頭一個路口上，怎麼不接眾？」泰定道：「有一個小沙彌，名叫了空，可在你叢林裡麼？」老和尚順口答道：「正在家管殿上的事哩。」泰定聽了空有信，連忙向雲娘說了一遍，大家歡喜不題。

原來這和尚耳聾，他寺裡法師叫做寶公，誤聽做了空，正是各人說各人的話。行不多時，過了金山江口，下船來不多路就是甘露寺。一路迴廊上去，江天閣、海岳庵、劉先主孫權試劍石，多少勝景。雲娘一行四眾，沒有閒心觀看景物，進到大寺，先拜了佛，就投齋堂來。這比丘尼和男僧不同，只留一齋，原不留宿的，因此知客不來照管。雲娘走到叢林單上一看，正敲板吃午飯，滿堂的僧行有二百眾，俱在大長條凳上低頭吃齋。見雲娘進來，讓坐。雲娘不好住了，使泰定細細看了，那有個慧哥？說不及話，船上的老和尚背了半叉袋米，搖進寺來。泰定問道：「師父，你說的了空今在那裡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你們隨我進來，他在殿上管事，卻到這十方堂做甚麼？」引著一行四眾，穿過塔房、廚房、經堂，到了一座客廳——桌椅鮮明，掛一幅觀音出山像——讓雲娘眾人坐了，他卻去傳寶公出來。雲娘心裡自想：「兒子年小出家，到此大寺，就這等有個體面，好似上堂頭和尚一般。」等了一會，一個沙彌先捧出四盞茶來，從人吃了。只聽方丈裡敲了一聲雲板，幾個沙彌擁著一尊法師出來，但見：

頭如蒼雪，重重螺頂出圓光；眼似寒星，摺摺衣紋多道氣。才向匡廬，入定竹林經一夏；又回江口，談經北固說三生。鶴隨飛錫過江東，龍負淨瓶游海上。

原來這法師就是毗盧庵的月岩和尚。因趙杏庵修完大殿，向南海採取明珠，要接引了空回寺，改名寶公禪師，先到匡廬過了夏，來到甘露寺。見南北交兵，不便南遊，本寺長老留在方丈裡，又設了水陸道場三十晝夜，超度陣亡的冤魂。這聾和尚只聽了空二字，誤聽做寶公禪師，說：「這一行尼僧，是來隨喜水陸道場的。」聾和尚從揚州化回盞飯米來，船上遇見雲娘，錯領到這裡。也是雲娘有緣，佛法中接引，日後完聚，埋伏在此處。

卻說雲娘一行四眾，坐了一會，專等了空出來。忽然裡面走出一尊法師，有七旬以上，古面龐眉、碧顛雪頂。見雲娘一行尼僧，只當作路遠進香、參禪問道的，因上禪牀朝南坐下。泰定雖曾在毗盧庵遇見慧哥，會了一面，今換了地方，又改了號，一時也就認不出。雲娘眾人只得朝上參拜，不敢說出找尋兒子、誤聽了聾僧的言語來。寶公禪師便問：「比丘尼二人，不似參方行腳，有何事參見和尚，請俺升座？」雲娘唬得默默無言，答不出話來。虧了老師姑終是出家多年，聽過講經的，曉得規矩，上前合掌問訊，說：「弟子是山陽縣湖心寺庵上出家，從不曾聽法師說法，聞得甘露寺老法師做水陸大會，特來瞻仰，皈依受戒。」寶公聽說，道：「比丘尼出家，先受戒律，才講圓通。不斷愛根，如何講得受戒？我看你二比丘尼，這個後來出家的，想是你的徒弟麼？」老尼道：「是亂後出家。他有一件心事，南海進香，即找尋兒。求法師慧眼一觀。」法師聞言，閉目入定有一盞茶時，笑道：「原來此會甚奇！只要虔心前去，自有相逢之日。去罷。」說畢下座，揚常退入方丈去了。雲娘大喜，一行四眾自去投尼庵去了不題。

卻說了空從那日過了江，到甘露寺宿了兩夜，沒處找母親信息，發願上南海燒香，親見觀音菩薩指路找母。托鉢化齋，過了鎮江、丹陽，晝化長街，夜宿古廟，要受些苦行才見他一點孝心。原來江南陰雨連綿，了空不服水土，到了寧波府，感了一場瘟疫在病，五日不汗，在一座關帝廟裡寄宿，看看至死。廟祝是個道人，怕了空死在廟中不便，只得趕出廟來，在大門外睡臥。四顧無親，水米不得到口，眼見得多凶少吉。「可憐今生，不得見母！」了空雙眼落淚。驚動韋馱菩薩，到一更時分，送一碗涼水來給了空吃了，即日出了汗。這是了空行孝，該受七日之災，從聲聞緣覺，證入普賢苦行處。好了數日，將養得身子健了，依舊托鉢化齋，等了一起香客，是山東臨清善人當的南海進香社，僧俗有百十人，搭了個艙，同這些善人過蓮花洋，朝南海去了。

船到海中，忽然起一陣颶風，但見：  
長年膽怯難回舵，艣手魂消急落篷。  
瞬息千山如鳥過，洪濤一葉舞天風。

原來過海極怕颶風，一時間不得到岸，又用不得篙撐櫓搖，只好拋錨在海中，一任風飄浪滾，多有翻船覆水的。大風一夜，將吹到日本倭國地方。這一船人有一百多口，那有糧米？不遇著順風回來，也要餓死在海裡。眾人也有哭的、叫的、念佛的，總是無路逃生。了空把心定了，中口默念《觀音經陀羅尼咒》，日夜不絕。忽然夢入一島，見樓閣重重，與虛空一樣寬大，也不知幾萬丈高。又內藏著千百重樓閣，中間都是觀音，和母親楚氏跪在面前。卻又是幾千重樓閣裡觀音菩薩，和母親面前俱有。了空跪著聽經，處處

光明透現，在虛空中不見大海也不見人船在那裡。到了天明，早早一篷風送回南海岸邊。詩曰：

五百由旬摩頂間，本無風浪亦無山。

如登彼岸隨潮轉，似遇長風跨鶴還。

樓閣重重天不夜，毫光炯炯月無關。

由來佛母無分別，行滿功成只等閒。

不知了空進了南海，何日得會母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